

文化印记

贵州画院(贵州美术馆)用一场展览,来纪念一位艺术全才、中国画名家的百年诞辰。4月11日,“刘复莘中国画作品展”在贵州美术馆开幕,来自当代画坛、文博考古、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刘复莘家属代表出席,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和亲身经历出发,重温了刘复莘艺术的地域性、时代性、创新性。

刘复莘先生一生游于艺,师承于“三百年来第一流”的吕凤子先生,受业于著名画家、文博专家谢孝思先生及著名画家苏葆桢先生,有着厚实传统国画根柢;又习得素描、油画、雕塑、工艺等门类,兼具造型与色彩能力。其早期作品“广且博”,分布在厅堂、广场、大地上:1953年参与设计贵阳黔灵山公园“解放贵州革命先烈纪念碑”;1959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设计制作以贵州朱砂石堆成的大型作品“贵州万宝山”。1979年又为贵州厅制作不同矿物的山石盆景十组;1967年参加贵阳市人民广场毛泽东巨型雕像的设计制作。上世纪80年代后,其作品“精且深”,画架上的中国画竹、石二科及溶洞名世,题材对象皆为绘制者无或绘制者少。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主题:黔地的山乡风物。此次展览展出的上百幅作品,充分展现了刘复莘先生将贵州地域特色与中国画融合的艺术风格。展览延展至5月11日。

一、“孺子牛”

“刘复莘先生生于1925年,因生肖属牛,亦善画牛,故以孺子牛自居,并自篆印章‘孺子牛’。”在诗词楹联名家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德谦看来,“孺子牛”既见其秉性之谦和,亦见其艺术一生的勤勉与多才。

刘复莘籍贯贵阳青岩,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,为文化西迁地。国内文化名人寓居筑城,浙江大学等高校一度迁入青岩办学。刘复莘拜寓居青岩的花鸟画名家景筱南为师,同时又向任教清华中学的肖像名家李宗津学习素描;求学达德学校时求教于谢孝思,遂以美术为志业;随后入正则艺术专科学校,师从吕凤子、景筱南、谢孝思等诸大家,学习内容中西合璧。毕业后曾于贵阳举办了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展,作品内容涵括中西绘画、雕塑及工艺美术等,于青年画家中崭露头角。1949年以来,刘复莘的艺术版图进一步扩展:他从事影剧广告的制作,是当时贵阳最早的广告设计制作者,为本土众多报刊杂志做封面及刊头设计,展现和记录了黔地社会发展的状态和风貌。1956年,刘复莘调入贵州省建筑设计院,主要从事建筑装饰、建筑浮雕、风景园林和建筑模型制作等工作,成为贵州城市雕塑、建筑模型、装饰设计等领域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。

考古专家、贵州省博物馆原副馆长、省文史馆馆员梁太鹤先生回忆了刘复莘在考古文博领域的贡献。他说,鉴于刘先生在雕塑、工艺等方面的能力和精力,省博物馆常常邀请其参加文物恢复工作:1958年帮助制作播州土司杨栗墓模型,展出时轰动一时;1976年参加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的东汉铜车马修复工作,铜车马大小构件近三百件,须一件件揣摩、修复、拼接、组合,至今仍是省博物馆青铜文物的一件镇馆之宝。

“1973年复制恐龙化石是刘先生别有感触的一段回忆。”梁太鹤说,当时贵州没有出土过恐龙,需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去复制云南出土的禄丰龙化石。省博物馆邀请刘先生与馆里的刘骥麟老师一起承担这项工作。禄丰龙属于中大型恐龙,所有骨骼化石组装起来长达六七米、高近三米。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不太瞧得上贵州派去的两名复制人,称复制至少需要半年时间,尤其担心化石一块块拆下制模,原件会受到损坏。刘先生为此憋着一股子劲,经过摸索,不按常规办法制模脱模,采用自创土法,既节约成本、又节约时间,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复制,原件丝毫无损。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家大为惊异,赶紧向他们取经。“刘先生这是为贵州争了一次光。”梁老师说。

刘复莘先生曾经两次受邀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的设计和布置。贵州省政府法制办原调研员顾跃是知情者和见证者: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布置,为突出地域特色,考虑到用贵州特产的朱砂石等石材堆成石山,最终采用中国画和山水盆景制作手法,完成了一座高4米、重3吨的朱砂山,即后来被命名的“贵州万宝山”;1979年贵州厅第二次布置,又以朱砂、水晶等不同矿石制作了十组盆景,被誉为无声的诗、立体的画。

刘复莘先生为长子取名曰“艺”,长女



《板桥笔意》



《地下奇观》

山乡风物写来看

——“刘复莘中国画作品展”侧记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



《白龙洞一角》

名曰“乐”,次子名曰“塑”,这一细节不仅揭示了刘先生对子女的期许,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他的艺术之“全”,对艺术之“爱”。

二、“竹痴”“洞迷”

1980年,贵州省国画院(贵州画院前身)成立,刘复莘调入任专职画家。因爱黔山之绿竹劲挺、溶洞瑰琦,此二者恰为其绘事用力最深者,他也因此获得了两个外号:一曰“竹痴”,一曰“洞迷”。

刘先生所痴之“竹”,为贵州藤竹。竹子是中国文人画家最喜爱的国画传统题材之一,早在唐代竹画就开始兴盛,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。自北宋画家文同创立墨竹画派以来,历代涌现了许多画竹高手,如元代吴镇、明代王绂、清代郑板桥等;贵州绘画史上也涌现过不少画竹名家,佼佼者如明代杨龙友,清代孙竹雅、孙竹荪,民国胡楚衡,当代卓问渔等。所画之竹,多慈竹、苦竹、楠竹、毛竹、水竹之属,贵州特有的藤竹长在深山人未识,更遑论入画。

刘复莘先生自幼习墨竹,直至40余年后的1980年才偶见“藤长以丈数”的藤竹。他在《贵州藤竹》一文中记录了此次探

查经历:“满山清脆蒙茸,高高低低,长长短短,悬挂于陡壁之间,漂漂于溪流之上。”藤竹可入画,且是“极新颖独特的画材”,于是他跋涉于高山密林之中,发现黔中不止一处有藤竹:“有垂叶垂条,竿肥而墨青者,在册亨;叶大枝斜,多岔横生,长于原始森林中者,在荔波;竿黄兼青,叶细向上,矫健如龙者在长顺;叶长,叶尖微赭,垂竿墨赤、密叶如蕤者,在赤水……”我省藤竹因产地不同而品种各异,结构却大体相同:状似柳之柔长,而柳无其劲;又若藤之坚韧,而藤无其节。居高岩而下拂,临清流以逸扬。

这些品种,刘先生都一一寻踪写生,细心观察藤竹在风、雨、晴、雪、朝雾、晚霞中的姿态,颇有所得,正所谓“我有胸中十万竿,一时飞作淋漓墨”。然而所画藤竹问世之初,不为同道所承认,就连他的老师谢孝思先生见后亦问:“是否杜撰?”待其赴长顺观后惊叹不已,遂赞曰:“老夫八十又三矣,尚不知吾乡有此竹,尔专此竹,画此竹,黔人画黔竹,得天独厚,有厚望焉!”1988年又评曰:“发现家乡藤竹之美妙,引入画本,复缀以滩崖泉石,山花野鸟,清新朗爽,刚健婀娜,于墨竹一道中直可谓前无古人矣。”

贵州藤竹在偶然间因了一个人,成为一

种全新题材进入到中国传统绘画视野。

先生所述之“洞”,为贵州溶洞。贵州有“山国”之称,加之喀斯特地貌发育,有“无地不山,无山不洞”之说。1965年贵阳南郊公园发现白龙洞,刘复莘先生参加洞内景观设计。溶洞之景繁复万变、鬼斧神工、如梦如幻,属贵州奇特壮美的地下景观,似乎极易入画。刘先生当年即酝酿用国画手法来表现溶洞,然而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付诸纸笔。究其原因,源于看似容易,着笔难。检点古今名家画迹,石涛、浙江、梅清及当代画家钱松品等也曾涉笔溶洞,但不过将溶洞作为局部背景聊写其意,未能形成溶洞山水画的技法与传统,需要创新创造。

为画好溶洞,刘先生足迹遍布省内诸多溶洞,心摩手写,前后经20余个寒暑,积累了丰富的素材,最终创造性地推出了溶洞题材国画作品。

此次画展策展人、贵州画院专职画家袁海曾著文赏析:“以技法论,刘先生于溶洞画法,在于勾勒具体形状,使钟乳石形象错落,勾勒之法多蕴书法用笔于其间,造型外紧内松,浑厚饱满,西法透视,稍显出立体状态而不违笔墨主体。外廓多用长线,起伏变化,转折轻重,松活自如,一任以形为准。内中以短线在结构处、细节处逡巡写出,渲染淡墨,略施淡赭或石青、墨绿,因地制宜,近处浓重,渐次推远,远处愈淡,甚而影影绰绰,介乎清晰模糊之间。在具体造型后,则大笔泼墨,濡染铺排,恣意泼写,引导氤氲,随机生发,小心收拾,在具象与无形抽象之间,二者融合统一,浑然天成。”此前,顾汶光先生曾有评价:“既有素描的精准、油画的厚重、雕塑的立体感和工艺的装饰味,又不失国画本身的笔墨情趣与神韵。”

“亿年积累世无闻”的溶洞,由此“一腔锦绣献今人”。刘复莘先生也得以再次成为家乡美景的代言人。此次“刘复莘中国画作品展”展出之际,陈德谦先生特作联语以概括其画藤竹、溶洞的成就,联云:“风晴雨雪,潇洒婆娑,枝叶凌霄摇曳逸;俯仰纵横,瑰琦磊落,洞天藏映崢嶸。”

贵州美术馆/供图



谭盾在指挥。

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谭盾：

『贵州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』

4月10日,由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谭盾执棒贵阳交响乐团的《敦煌五乐神》交响音乐会进行公开排练。随后,谭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,分享了他对音乐和敦煌文化的深厚情感,以及他对贵州乡村音乐的由衷喜爱与独到见解。

“音乐,于我而言,是一生的修行。”谈及此次音乐会的主题,谭盾说,在音乐的漫漫征途中,自己邂逅了无数有趣的人,踏足了众多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。而敦煌,无疑是这段修行中最为重要的一站。

“当我遇见敦煌,便觉得这一辈子充满了意义,可又深感生命的短暂。”谭盾感慨,在敦煌的壁画与古老的乐谱中,我仿佛穿越时空,窥探到了那个时代的信仰与灵魂。音乐,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,将未来、现在与过去紧密相连,让我得以与自古以来的智识、艺术家以及壮丽的山水对话,心灵相通。

同样,18年前谭盾跟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踏入贵州,前往贵阳、丹寨、黎平等地。从那时起,贵州便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“贵州拥有最好的水源和最动人的音乐,这片土地上的侗族、苗族和布依族歌曲,一直深深打动着。”谭盾说,尤其是多声部的侗族大歌,彻底打破了我曾经对民族音乐的刻板印象。贵州,为我打开了音乐想象的大门,所以每次到贵州真的会有回家的感觉。”谭盾说。

一个“回”字,表现了谭盾对贵州的特殊感情。他认为,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,贵州是富有的,这里不仅音乐资源丰富,更充满了诗意。每一次来到贵州,他都能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回归。

“无论是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,还是在贵阳的繁华都市中,贵州的山山水水、风土人情都赋予了我的音乐穿越时空的魔力。在这里,我总能与山水对话,与自己的灵魂对话。”谭盾说。

当下是人工智能和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,人们都在思考未来。谭盾却认为,与过去的联系恰恰是当下最应关注的要点。贵州丰富的音乐资源,正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宝贵桥梁。

基于丰富的音乐资源,谭盾提议贵州举办一个原生态音乐节,将这份丰富的音乐资源与世界分享,以此带动文化GDP的增长。“如果贵州能够举办这样的音乐节,我每年都会为贵州创作一首曲子,并将贵州的优秀音乐带往世界各地。”谭盾满怀期待地说,“我希望各地的音乐家、诗人、作家、美食家、文艺青年、教育工作者、企业家等都能来到贵州,共同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,将贵州的魅力展现给世界,同时让世界了解贵州。”

谈到交响乐,谭盾说,“交响乐是一种没有国界、没有历史隔阂的艺术形式。它能够将过去的声音瞬间带到你的身旁,让全世界的人通过旋律感受到你的家乡。同时,它也能将世界的声音汇聚一堂,让贵州的文化走向世界。贵阳交响乐团每一位成员都热爱这座城市,他们来自世界各地,因为音乐而结缘。在贵阳交响乐团这个大家庭里,全世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、碰撞,也让贵州的文化得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。”

在谭盾的期待中,贵州是一片充满诗意与音乐灵感沃土。他期待着贵州的音乐文化能够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,让世界为之倾倒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/文
烁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/图

人物名片

谭盾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,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,并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音乐艺术博士学位,现任纽约巴德音乐学院院长、香港文化推广大使、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指导。谭盾一直以传递世界和平、绿色环保为音乐家的修行,他的艺术和音乐对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,并赢得当今世界最具影响的艺术大奖,其中包括威尼斯双年展艺术终身成就金狮奖、格莱美奖、奥斯卡奖、德国巴赫奖、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、俄国的肖斯塔科维奇大奖、美国格文美尔大奖、第50届伊斯坦布尔国际音乐节终身成就奖。